



涼宮春日 的 忧郁

插图·【日】Nozaki Tō

涼宮ハルヒの憂鬱

巨谷川流
何森译

凉宫春日的忧郁

【日】谷川 流 著 何 淼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凉宫春日的忧郁 / (日) 谷川流著; 何淼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327-5642-1

I. ①凉… II. ①谷…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4642 号

Suzumiya Haruhi no Yuutsu
© Nagaru TANIGAWA 2003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Noizi ITO 2003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3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9-722 号

凉宫春日的忧郁

[日] 谷川流 著 Noizi ITO 插图 何淼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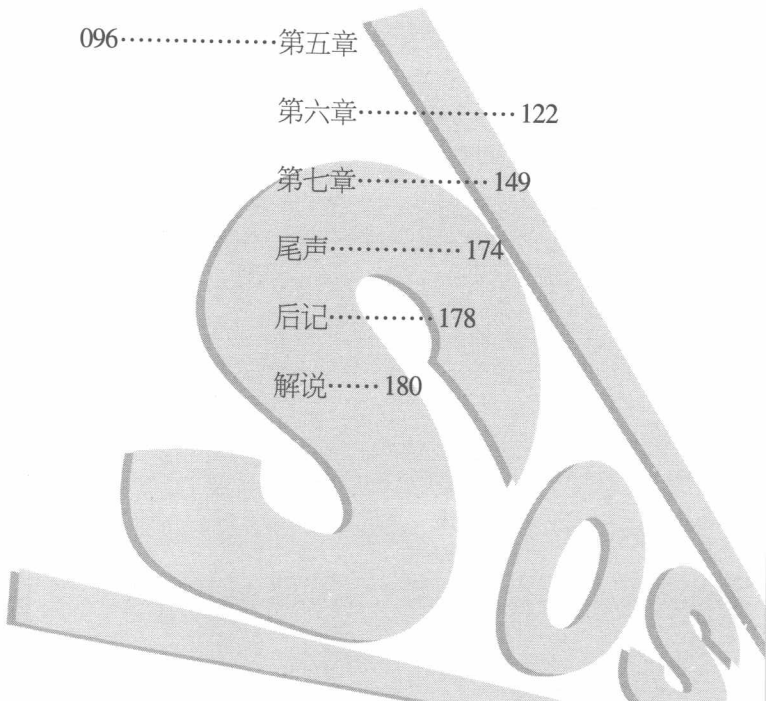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插页 9 字数 95,000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642-1/I·3314
定价: 2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 021-64511411



001	序言
	第一章·····003
	第二章·····026
	第三章·····058
081	第四章
096	第五章
	第六章·····122
	第七章·····149
	尾声·····174
	后记·····178
	解说·····180





虽说人到了多大还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这类话题无聊至极，也无关紧要，但要提起我从几岁起开始不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的话，我可以拍胸脯地说，我从来就没相信过。

不仅我知道幼儿园的圣诞节活动时出现的圣诞老人是假的，而且据我回忆，当时周围的小朋友们也用怀疑的眼神望着假扮成圣诞老人的园长老师。

在圣诞节的眼花缭乱中，即使我无法目睹老妈亲吻圣诞老人的场景，但我早就怀疑只在圣诞节工作的这个老爷爷的存在了。不过，即便如此聪慧的我也是过了很久以后，才发现外星人、未来人、幽灵、妖怪、超能力者、邪恶组织以及动画片里、特技里还有漫画里那些与邪恶组织斗争的英雄们并不存在于世。

不——或许我早就发现了，只不过不想承认而已。因为我从内心深处十分渴望那些外星人、未来人、幽灵、妖怪、超能力者以及邪恶组织能突然出现在眼前。

与我从早上睁眼到晚上睡去所生活的这个普通世界相比，动画片、特技、漫画里所描绘的世界是多么充满魅力啊。

我也想活在那个世界里！

我想去拯救被外星人绑架并被关在巨大透明的豌豆荚里的少女，想手拿激光枪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击退企图改写历史的未来人，也想只凭一句咒语就收拾掉恶魔或妖怪，还想与秘密组织的超能力者进行超能力的战斗！

等等,冷静一下,假设我被外星人之类的生物袭击,没有任何特殊能力的我怎么可能与他们较量呢?于是,我展开如下想象——

某天,班上突然转来一个谜样的转校生,他其实是个外星人或未来人,并拥有未知的能力,后来他跟坏人战斗,而我被卷进那场战争不就结了?他主攻,而我则担负辅助的任务。啊——实在太棒了!我真是聪明啊!

要不这样也行——某天,潜伏在我身上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突然觉醒,这种力量就像隔空取物或精神念力之类的。而且地球上其实还有很多拥有超能力的人类存在,自然也会有一个组织专门收容这些人。不久之后,善良的组织便派人来迎接我,而我也成为组织的一员,共同对抗企图征服世界的邪恶超能力者。

不过,现实却远比想象的残酷。

在现实生活中,压根儿没有什么转校生来我班上。我也没看过 UFO。就算去了本地常出现幽灵的地方寻找幽灵或妖怪之类的,结果也连个鬼影儿都没见到。两个小时死盯着桌上的铅笔,它却连一微米都没移动。上课时死盯着前座同学的头,却怎么也无法读出他在想什么……

我就这样边惊叹于这个世界的物理法则经常出现的现象,边不停自嘲。不知从何时起,我不再那么热衷于观看电视上的 UFO 特别节目或灵异节目了。世界上怎么会有那种东西啊……最终,我也变得成熟起来——只是有时想想,要是那种东西就好了……

初中毕业时,我也从那孩提时代的梦想毕业了,逐渐习惯了这个世界的平凡。曾让我抱有一丝期待的一九九九年里也没发生什么事。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类仍然无法迈出月球到其他星球去。看样子,在我的有生之年,想从地球当天往返 α 人马座似乎是不太可能了。

就这样胡思乱想的我没啥感慨地成了高中生——直到遇见凉宫春日。

第一章



我就这么糊里糊涂、毫无悬念地进入学区内的县立高中就读。起初我还很后悔，因为学校位于很高的山上，即使春天也要挥汗如雨地爬连绵不绝的坡道——能够让你充分地“体验”轻松郊游的心情。一想到今后三年中每天一大早都得这样爬山，我的心情就变得沉重起来。或许是早上差点儿睡过头的缘故，走路的速度自然加快了許多。虽然也曾想过以后干脆早十分钟起床，慢慢地走上去就不会感觉这么累了，不过一想到临起床前的那十分钟的睡眠是多么宝贵，我随即放弃了这个念头。结果我确信自己在未来的三年里不得不持续这项晨练——心情就感到越发沉重了。

正因为如此，当开学典礼在空旷得有些浪费的体育馆内举行之时，只有我一个人顶着一张苦瓜脸，完全不像其他新生一样满脸复杂的表情，对新校园的生活满怀憧憬和不安。新生中有许多人之前与我就读同一所初中，其中还有几个人跟我是哥们，所以我不愁没人做伴。

男生穿运动夹克，而女生却穿水手服，好怪的搭配啊！说不定现在正在台上没完没了地发出催眠音波的校长，是个水手服癖呢！就在我胡思乱想时，无聊的开学典礼终于顺利地结束了。我跟着那些即使不愿意但今后不得不面对面相处一整年的同班同学们，陆陆续续地走进了被分配到的一年五班教室。

那位名叫冈部的年轻老师一走上讲台，便向我们展示了他那似乎镜子前花了近一个小时练就的阳光、快乐的笑脸，然后就开一

顿神侃——什么自己是体育老师又兼任手球队的顾问啦，什么自己大学时代在手球队很活跃并在联赛上取得过自己较满意的名次啦，什么因为本校的手球队人少、只要一加入就能保证立即成为正式选手啦，还有什么手球是世上最有趣的球类运动等等。就在我觉得他永远都讲不完时——

“下面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他突然冒出这句话。

因为一般都要引到这个话题上，再加上我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并不觉得惊讶。

男生女生按照学号交叉排好，然后从左向右依次站起来，报上自己的名字、毕业于哪所初中以及其他（例如兴趣或喜欢的食物等等）。有的人说话声音很小，有的人讲得不错，有的人叽叽咕咕地讲些冷笑话让教室里的温度降了好几度——渐渐接近我的座号了。紧张的时刻到来了！大家了解我的感受吧？

把绞尽脑汁想好的最低限度的台词流利地讲完后，被一股终于完成使命的解放感包围的我坐回位子。紧接着，我身后那家伙站了起来——啊，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她说出了后来引起一片骚动的“豪言”。

“我毕业于东中。我叫凉宫春日。”

到这句话为止还很正常。因为转身看她实在麻烦，所以我干脆直视前方，听着她用清亮的嗓音继续介绍。

“我对普通的人类不感兴趣。你们之中要是有什么外星人、未来人、异世界人、超能力者，就来找我吧！”

我忍不住转过头去看。

这个女孩子——又长又直的黑发上戴着发圈，一张五官极其端正的脸此刻正傲然地接受着全班同学的注视，看起来意志坚定的黑亮的大眼睛被长得惊人的睫毛包围，淡粉色的嘴唇紧紧地抿着。

我还记得春日的脖子白皙得耀眼——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

春日以带有挑衅似的眼神慢慢地环视了室内一周，最后瞪了一眼仰着头目瞪口呆的我之后，一脸严肃地坐下了。

刚刚那是噱头吗？

或许此刻所有人的脑海里都充满了问号，不知如何是好吧？这个时候难道应该笑？

后来才知道，这既不是噱头，也不是什么笑点。因为凉宫春日不论何时何地都是一脸不苟言笑的样子。

她总是非常严肃。

这是日后有了亲身体验的我说的，所以绝对不会错。

沉默的妖精在教室里飞舞了近三十秒后，体育老师冈部终于有些犹豫地让下一位同学发言，一度僵硬的空气好不容易才恢复了正常。

就这样，我们相遇了。

我认真地想了很多次——相信我们的相遇是偶然的。

就是这个在各种意义上、瞬间抓住全班同学的心意的凉宫春日竟然从隔天开始扮演起一个乍看之下完全没有什么威胁感的乖巧女高中生来。

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此刻的我深刻体验到这句话的意思。

不对，来这所高中就读的大部分是原本在市内四所初中就读的学生（成绩平庸者），既然东中也包括在其中，那么应该也有跟凉宫春日同一所初中毕业的人，他们是应该知道这家伙目前的蛰伏状态蕴含着什么征兆的。不巧的是我既不认识任何东中的人，班上也没人告诉我她的事情。因此在她那个疯疯癫癫的自我介绍后又过了几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一早的班会开始前——我竟然蠢到去跟凉宫春日搭讪。

不祥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而推倒第一块骨牌的凶手就是我

自己！

也不能怨我犯贱——因为沉默着坐在位子上的凉宫春日，怎么看都是个美少女高中生。突然鬼迷心窍的我盘算着自己坐在她的正前方，刚好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岂不乐哉——谁又能指责我的如意算盘呢？

话题当然要从那次自我介绍开始。

“我说——”我若无其事地转过头去，若无其事地笑着说道，“你在一开始自我介绍时说的那些话，哪几句是认真的？”

双手交叉在胸前，嘴巴紧抿着的凉宫春日就那样直视着我的眼睛，“自我介绍时说的哪些话？”

“就是那句——外星人什么的……”

“你是外星人？”她一本正经地问道。

“……那倒不是。”

“既然不是，那要干吗？”

“……哦，不干吗。”

“那就不要跟我讲话。别浪费我的时间！”

她的语气和视线冷到差点儿让我脱口说声“对不起”。接着，凉宫春日把她那好像看小卷心菜似的不屑目光从我身上移开，盯着黑板看起来。

原本想回嘴的我，最终却什么也没讲出来，幸好冈部老师此时走进教室——我才得救了。

我垂头丧气地转回过后，发现班上有好几个人正饶有兴趣地望着我，让我相当不爽。和他们视线相对后，只见他们一副颇有趣味的似笑非笑的表情，好像在说“果然碰钉子了吧”，还同情般地朝我点点头。

当时我气得要死。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些人全都是东中毕业的。

既然我跟凉宫的第一次接触以惨败收场，看来我还是跟她保持距离为好！于是，我就怀着这个想法过了一个礼拜。

可是，没有领悟到这个道理而且又不长眼的家伙依然存在。班上还是有同学去跟总好像不开心似的皱着眉头、嘴巴紧抿的凉宫春日说这说那。

大部分都是些多管闲事的女孩子，发现刚开学就有女同学渐渐被班上其他同学所孤立，她们就费尽心思地想把被孤立者拉入到集体中来。她们那么做或许是出于好意，不过也该看看对象是谁啊！

“对了，你有没有看昨天的连续剧？九点开始播出的那个。”

“没有。”

“啊？怎么不看呢？”

“不知道。”

“你就看一次嘛。不过，现在才从中间开始看，也看不大懂，是吧？对了，要不然我把到目前为止的大概的剧情讲给你听好了……”

“吵死了！”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如果她只是面无表情地回答，那还好；但如果她的表情和声音都直截了当地透露出不耐烦的话，搭讪者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最终只好窘迫地说着“嗯……这样啊，那我就……”这类话，然后灰头土脸地离去。“我到底说错了什么呢……”

放心吧，你什么也没说错。有问题的不是你，而是凉宫春日的脑袋！

虽然我并不讨厌一个人吃饭，也不怕别人看到大家都围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吃饭时我却一个人孤零零地用餐这番景象后，误会我被排挤了，但一到午餐时间，我会与来自同一所初中而且比较要好的国木田和刚好坐得较近的东中毕业的谷口一起吃饭。

关于凉宫春日的话题就是那时聊起的。

“你前阵子跟凉宫搭话了？”谷口若无其事地说道。

“嗯。”我点了点头。

“她一定说了些奇怪的话，把你给顶回来了吧？”

“没错！”

谷口将水煮蛋的切片塞进嘴里，边嚼边说：“如果你对那家伙有意思，别怪我说话难听，你还是放弃吧！你该充分见识她的怪异了吧……”

“初中三年我跟她一直同班，所以对她相当清楚啦——”他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然后继续说下去。

“她净做一些超乎常理的事。原以为上了高中，她会收敛一点儿，没想到一点儿没变。你不是听过她的自我介绍了吗？”

“那段关于外星人什么的话吗？”

小心翼翼地切成块状的烤鱼里把小鱼刺挑出来的国木田插嘴道：“没错。她在初中也常说一些奇怪的话，做一些让大家摸不着头绪的事。比如说那件著名的校园涂鸦事件！”

“怎么回事？”

“不是有种用石灰画白线的东西吗——叫什么来着……啊，算了，总之她用那个东西在学校里画了很大很大的古怪图案，而且是半夜溜进学校里画的哦！”

或许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吧，谷口嘴角挂着坏坏的笑容。

“太惊人了！一早到了学校，我们就发现操场上被人画了巨大的圆圈和三角形。近距离看不出画的是是什么，所以就跑到学校的四楼俯瞰，结果还是看不懂她画的是什么。”

“啊，我记得好像看过相关报道。报纸的地方新闻版不是登了？而且还是鸟瞰照片呢！看起来就像画坏了的平地版的纳兹卡巨画^①

① 是指散布于秘鲁境内纳兹卡平原上的近百幅巨型几何图形和动物图案。

一样。”国木田说道。

不过，我却对此报道没有一点印象。

“我看过，我看过！标题好像是《发生在初中校园里的恶作剧涂鸦谜案》。你们知道做出这等白痴行为的人是谁吗？”

“该不会是她吧……”

“是我干的——她亲口这么说的，我想应该错不了。当然啦，谁都猜不到她为什么那样做。好像校长把她叫到了办公室，全体老师出来审问她。”

“那她到底为什么做那种事？”

“不知道。”谷口回答得十分干脆，然后鼓着腮帮子嚼起米饭来，“听说她死也不说。试想一下，被决意沉默的凉宫那可怕的眼睛一瞪，相信他们也拿她没辙。有人说她画那东西是为了呼叫 UFO，也有人说那是召唤恶魔的魔法阵，或是她企图开启通往异世界的大门等等。虽然传言很多，不过，如果本人坚持不说，大家根本无法了解真相。直到现在，仍然是个谜。”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凉宫独自在漆黑的校园里认真画线的情景。她一定事先将拖拉起来喀拉喀拉作响的画线机和堆积如山的石灰袋从体育用品仓库搬出来藏好，说不定还带了手电筒去呢！我甚至还能想象到——在昏暗灯光的照明下，凉宫春日的脸上弥漫着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悲壮感。

说不定凉宫春日真的是为了召唤 UFO 或是恶魔，甚至是开启通往异世界的大门才那样做的。她在操场上忙了一整晚，但最终却什么东西都未出现——她一定很灰心吧……我继续着自己那毫无根据的想象。

“她还做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呢！”谷口边吃边说，“一早到了教室却发现所有的桌子都被搬到走廊上；还有，在学校的屋顶上用油漆画星星的图案；要不然就在学校到处张贴奇怪的纸符，就是贴在僵尸额头上的那种符……真搞不懂她在干吗！”

对了,此时凉宫春日不在教室里。如果她在的话,我们就不会讲她的八卦了。不过就算她在,相信她听了也不会在意吧!凉宫春日通常第四节课一结束就会马上离开教室,直到第五节课快开始前才会回来。从她不带饭这点可以判断出——她应该是去食堂吃饭的。可吃饭也用不着花一个小时啊!而且几乎每节下课的课间都在教室里看不到她人影。她到底是跑去哪里游荡了呢?

“不过啊,她很受男生欢迎哦!”谷口继续说道,“毕竟她不仅长得很漂亮,而且体育全能,成绩又好。虽然人有点儿古怪,还总做傻事,但是她默不作声地往那儿一站的话,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你还知道她的绯闻吗?”国木田好奇地问道。

他只顾听八卦了,以至于吃下的饭还不及谷口吃下的一半。

“有一段时间,她不停地换男朋友。据我所知,交往最长的是一个礼拜,最短的是告白成功后五分钟就被甩了。而且毫无例外的是,那些男生被凉宫甩了的理由都是‘我没工夫跟普通人交往’。”

估计谷口也被她讲过这句话。谷口好像觉察到了我的这种想法,显得有些慌乱。

“我是听别人说的,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有人告白她都会接受。初中三年下来,大家都知道了她的这个毛病,就没人想跟她交往了。不过,我觉得进入高中之后,一定又会有不明真相的家伙跑来告白吧。所以啊,在你对她蠢蠢欲动前,我提前打声招呼——还是省省吧!这可是曾跟她同班过的我给你的忠告哦!”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对她也没那个意思。”

将吃完的便当收进书包的谷口,不怀好意地笑了一下。

“如果要我选的话,我倒觉得她不错——朝仓凉子。”

谷口用下巴努了努此刻正围着桌子谈笑的一群女孩子中、位在正中央、一脸灿烂笑容的朝仓凉子。

“根据我的判断,她一定能排得进高一年级美女前三名的行列。”

“高一全年级的女生——你都看过啦?”

“没错！我把女生分成 A 到 D 四个等级，我把 A 等级的女生的全名都记住了。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生活啊，我一定要好好度过！”

“那朝仓是 A 等级的啰？”国木田问道。

“她可是 AA+。到了我这种阅人无数的程度的话，只要看脸就能断定——她的个性一定好得没话说！”

尽管不把谷口自以为是的发言当一回事，但朝仓凉子确实是不同于凉宫春日的另一种美女。

首先，她真的是个大美女，好像总是对人笑盈盈的。第二，她的个性似乎真如谷口所说的那样没话说。这阵子几乎没有想入非非之徒敢跟凉宫搭讪了，除了朝仓。不管凉宫的口气再怎么不好，朝仓仍然毫无介意地找她讲话，其热心的程度简直跟班长没两样。第三，从上课时的回答就可知她很聪明，她总能正确地回答出老师的提问。她在老师眼里也应该算是个相当难得的学生吧。第四，她还很受女生欢迎。虽然新学期才开始一个礼拜，她却已迅速成为班上女生的中心人物。她真的是个充满魅力、极度吸引人的女孩子。

即使让我选女朋友——当然不会选常常皱着眉头、满脑子都是科幻情节的凉宫春日，一定要选朝仓凉子啦。不过话说回来，上述的任何一位美女对谷口而言都高攀不上哦！

现在还是四月。在这个时期，凉宫还比较安分——对我来说是安稳时期。距离春日的暴走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不过，春日的奇特行为已从此时起初露端倪。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请看端倪一。

她每天都会变换发型。而且，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觉出如下规律——周一：她会让长发垂在肩上，不做任何束缚；周二：她会以完美的一条马尾辫发型登场，不得不承认——这个造型简直太适合她了；周三：左右各绑一条马尾；周四则把头发编成三股发辫；周五呢，她便在头上四个地方整齐地绑上缎带，弄出一个非常奇特的发型。

周一：0条马尾辫；周二：1条马尾辫；周三：2条马尾辫……

总之，她绑马尾辫的数量随着星期中天数单位的增加而增加。然后到了礼拜一就归零，重新开始。实在搞不懂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遵循这个规律的话，每周的最后一天她的头上应该绑成六条马尾才对——突然很想看看，到了周日她到底梳什么样的发型。

请看端倪二。

因为体育课是男女分开上，所以五班与六班合并上课。换衣服的时候，女生集中在奇数班级换，男生则去偶数班级换。这样，当上一节课结束后，五班的男生自然就会为了换衣服络绎不绝地去六班教室。

春日却完全不顾及班上的男生是否还在场，就在教室里大大方方地脱起水手服来。她简直就当在场的男生是南瓜或马铃薯，面无表情地将脱下来的水手服扔在桌上，然后开始换运动服。

此时，包括我在内的这些当场看傻了眼的男生，就会被朝仓凉子赶出教室。

后来，以朝仓凉子为首的其他女同学好像还一起劝过春日，不过却一点效果也没有。春日依旧我行我素、旁若无人地换着衣服。于是，我们这群男生便被告知——只要体育课前一堂的下课铃声一响，就必须立刻离开教室!!而这主要是朝仓凉子要求的。

不过说真的，春日的身材实在不错耶……不好意思，现在先不说这个!

再看端倪三。

基本上每节课一下课就消失的春日，一到放学时间就立刻拿起书包冲出教室。原本以为她会立刻回家呢，其实不然。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跑去校内所有的课外活动小组报名。昨天还看她在篮球队运球，今天却发现她在手工组一针一线地缝枕头套，然后明天又看到她在曲棍球队挥着球棍。另外，她好像也去过棒球队——总之，校内所有的课外活动小组，她算是去了遍。所有与体育有关的运动

队都热情地邀她加入,但她却全都拒绝了。她每天心血来潮地不断变换课外活动小组的结局却是——最后她没有加入任何一个课外活动小组。

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啊?

因为这件事,她“名声大振”——“今年高一有个奇怪的女生”这样的传闻瞬间传遍了整个校园。一个月之内,全校上上下下已经没人不认识凉宫春日了。到了五月初^①,也许有人不记得校长的名字,不过却没人不知道凉宫春日是谁。

在这事那事发生的同时——其实,从头到尾搞出种种事情的只有春日一个人而已——五月来临了。

虽然我认为命运这种东西比在琵琶湖发现了蛇颈龙的可信度还要低,不过,如果命运真的在我们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对人的一生施加影响的话,那么我想我的命运之轮八成就是这阵子开始转动了。想必是位于远处、高高在上的某人擅自改写了我的命运吧。

在黄金周结束后的第一天,放假放到已经有点儿搞不清楚今天是礼拜几的我,在甚至有些不像五月的异常炎热的阳光烤晒下,大汗淋漓地走在那通往学校、看不见尽头的坡道上。地球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再热下去会得黄热病耶……

“嗨,阿虚!”

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谷口。

他将运动外套随意地搭在肩头,胸前的领带满是褶皱,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

“你黄金周去哪儿玩了?”

“我带着念小学的妹妹回乡下的奶奶家了。”

“真无聊啊。”

^① 在日本,新学年开始于4月份。